

梦回万灵 岁岁粽香

覃仁财

我儿时的端午，是从三四月份的斑竹笋壳开始的。

重庆市荣昌区乡下的春日，雨润土肥。山野里的斑竹笋齐刷刷破土而出，枝干粗壮笔直，直直往云天里蹿，挺拔又俊俏。日子一天天转暖，竹笋慢慢拔节长老，外层的笋衣渐渐发胀、变硬，褪成温润的黄褐色，一片片松垮脱落。

这是我们小孩子最盼的光景。

不等端午临近，我们就三五成群钻进竹林，细心捡拾完整干爽的笋衣壳，每天去看一次，看着笋长高，笋衣壳脱落。那时候心里藏着小小的期许，攒下一摞摞笋壳，就像攒下了一个端午的欢喜。

很快，端午到来了。

老家包粽子，最特别的就是一锅清亮的灰水。母亲早早翻出年前晒干的稻草，捆得紧实的金黄色草秆，在院坝里点燃。火苗轻轻掠过草秆，暖意漫开，待稻草燃尽，留下细腻绵软的草灰。

母亲把草灰细细收拢，装进干净的纱布袋里扎紧。大铁锅添满清水，把纱布袋浸在水里，一锅草木沸水，滤出最纯粹的灰水。

雪白的糯米倒进灰水里，静静浸泡。米粒一点点吸饱汁水，褪去纯白，悄悄染上温润的底色。这是乡下独有的手艺，不用多余调料，就能煮出最清甜地道的粽香。

备好灰水糯米，就轮到咱们攒了许久的

笋壳。

干硬的笋壳放进温水里泡软，一遍遍揉搓冲洗，洗去山野的尘土与细碎绒毛，褪去干涩，变得柔韧清香。

母亲的手总是格外灵巧。笋壳轻轻一折，一旋，就拢成一个规整的小漏斗。舀一勺泡好的灰水糯米，满满填上，指尖轻轻压实、抚平，再将多余的笋叶顺势翻折，严严实实盖住米口。最后扯下一片柔韧的棕树叶，细细缠绕、捆扎、勒紧，一个圆润饱满的三角粽就成了。

我守在旁边打下手，看母亲指尖翻飞。一个个棱角匀称、体态圆润的粽子，转眼就摆满大竹筐，满满当当，都是踏实的烟火气。

乡下的端午，要守着一锅夜色。

晚饭过后，母亲把满满一筐粽子码进大铁锅，添水没过粽身。灶膛里填上耐烧的硬木柴、竹节兜，文火慢慢煨煮。柴火噼啪作响，锅里的水咕嘟咕嘟翻滚，粽香混着笋壳与草木的清香，慢悠悠飘满整座老屋，漫遍整个院子。

这一锅粽子，要整整煮一夜。

我就在断断续续的咕嘟水声里入眠。梦里，都是淡淡的粽香。

第二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我一睁眼，最先撞见的就是满屋子熟香。

母亲早已把粽子捞了出来，用白线逐一分扎，码在白净的大盘子里。一旁摆着小碗，

装着细白的白糖，混着喷香的芝麻。

灰水泡过的糯米，煮熟后是透亮的浅黄，带着温润的糖色。剥开柔韧的笋壳，热气袅袅升起，软糯的粽肉露出来。轻轻裹上一层白糖芝麻，咬上一口，绵软不黏牙，清甜从舌尖漫到心底，纯粹又悠长。这是儿时端午，最难忘的原味清甜。

家里的端午，是温柔的烟火。镇上的端午，是热闹的人海。

我老家门前的路孔镇，一条濑溪河缓缓穿镇而过。小镇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如今更名为万灵古镇。端午这天，整条河、整座小镇，都被热闹填满。一年一度的龙舟赛，是古镇最盛大的光景。

周边城乡的乡亲都闻讯赶来，扶老携幼，齐聚河岸。小小的码头，瞬间被数万人围得水泄不通。路边停车的队伍，沿着公路能排一两公里。

河面上龙舟竞渡，鼓声震天。划手们的号子铿锵有力，岸边观众的呐喊此起彼伏，声声撞碎河面的微风，把小镇的端午气氛，推到最热闹的顶峰。

年岁渐长，走过很多地方，吃过各式各样的粽子，见过无数热闹的盛会。可心底最惦记的，依旧是老家乡下的端午，那一缕岁岁如约的粽香，那一年年年滚烫的热闹，藏着我的童年，藏着故乡最温柔的念想，岁岁端午，岁岁难忘。

在炊烟 在远方

王姜彬

梦里故乡麦穗黄
父亲割艾趁晨光
布谷在树梢上唱
露水打湿青石巷
屈子的诗句在风中扬
千年忠魂泪湘江
端午的梦，是岁月的香
在炊烟，在远方

无言

刘园

背影斜阳
萤手擎风雨
半世辛劳两鬓霜
默默撑门户
不道爱如山
却把山扛举
儿女天涯远行时
灯火窗前仁

有一种父爱叫“我不饿”

李友强

父亲节快到了，我想起一个人。

他叫邢万强，一个普通的农民工。几年前的一段视频里，他在西安火车站转车，从新疆回河南老家。两天两夜没合眼，为了省钱舍不得买卧铺，在火车上站了四十多个小时。随身带的泡面早就吃光了，饿了好几顿，也舍不得买一份盒饭。

他的身后，两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里面，塞满了省吃俭用买给孩子的零食。他自己饿着肚子，却舍不得拆开一包。

列车员推销蓝莓，他犹豫了一下。列车员说，小孩子都喜欢吃这个。他马上拿了好几包，要带回家给孩子们。

车站工作人员问他吃饭了没有，他说了一句让无数人泪目的话：“没事，反正晚上不干活的时候，不吃饭都可以。”

这句话，轻描淡写，却重若千钧。

在中国，有多少这样的父亲？

他们不善言辞，不会说“我爱你”，只会把爱藏在行动里。他们也许一辈子都没说过一句漂亮话，却用沉默的背影撑起了一个家。

小时候，我们总觉得父亲无所不能。他能修好所有坏掉的玩具，能扛起最重的米袋，能在深夜背着你走去几里外的诊所。他的手粗糙有力，他的肩膀宽阔踏实。他是那个永远站在你身前的人，替你挡住风雨。

长大后才明白，父亲并不是超人。他只是把所有的柔软都藏了起来，把所有的艰难都扛在了自己身上。他也会累，也会疼，也会在深夜里叹气。只是他从不你面前表现出来。

他省吃俭用供你读书，自己却穿着磨破了袖口的旧衣服。他总说“不爱吃肉”，把碗里的肉都夹给你。他总说“家里什么都好”，让你在外面放心。他从不诉苦，从不抱怨，把所有的辛酸都咽进了肚子里。

龙应台在《目送》里写道：“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”父亲就是这样，他站在你身后，看着你一步步走向更远的世界，自己却站在原地，慢慢地变老。

他的头发白了，腰弯了，走路慢了。他开始像个孩子一样，需要你的关心，需要你的陪伴。可他还是改不了那个习惯——每次打电话，总是问你缺不缺钱，总是叮嘱你照顾好自己，从来不提自己身体不舒服。

这就是父亲。他把最好的都给了你，却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。

父亲节，记得打通电话回家，祝他父亲节快乐。

我的父亲

李松

梅雨季节，连日阴雨绵绵，空气里满是潮湿黏腻的气息，沉闷的氛围仿佛渗入了每一个毛孔。父亲说，左半边身子麻木已有半月之久，时常站立不稳，只能躺在床上歇一歇，才能稍稍缓解那份不适。

父亲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，身上烙印着传统农民吃苦耐劳的品性。他晨起迎朝露，披星戴月归，在一亩三分地上精耕细作，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，与母亲一起撑起了我们幸福的三口之家。

父亲的前半生，是与苦力为伍的半生：农民、商人、搬运工。汗水浸透的衣襟皱了又皱，灰黄的麻裤湿了又湿，军布鞋磨破了一双又一双。那张黧黑的脸庞，刻满了烈日下的灼烤与寒风中的凛冽。

父亲性格刚烈暴躁，凡事总要争个输赢，面红耳赤是家常便饭。他排行老么，上有两位哥哥和两位姐姐。听家人说，已故的爷爷一辈子刚烈好强，而父亲的二哥哥和二姐，脾气与父亲如出一辙。想来，这大概是血脉里代代相传的倔强。

如今，父亲年近花甲，古人说六十而耳顺，这些年他的脾气确也收敛了些。可偶尔的肆意发作，仍让我觉得头疼。哪怕，我知道父亲是爱我的。直到那天，看到他躺在病床上略显憔悴的模样，心里那点怨气才彻底消散。在健康与陪伴面前，那些争执忽然变得微不足道了。

前段日子，父亲感觉身体不适，在医院工作的姐夫陪同他做了检查，并接受息肉微创切除手术。而这次出现身体麻木的症状，不禁让我们担心是否是中风的前兆。所幸初步检查结果显示，只是神经压迫引发的腰椎间盘突出，并非中风。

上周，复查结束后，只因我说想带些自家种的蒜子，父亲便马不停蹄地约上顺风车赶回农村老家。一到家，他便弯腰拾掇、捆绑、修剪、装袋，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汗珠顺着他的脸颊滚落，如同暴雨倾洒。我站在一旁，分明感受到了他的辛苦，却也看到了他嘴角藏不住的笑意——那是一个父亲能为孩子做点什么的满足与幸福。

父亲节将至，回首这一年，从隔阂到陪伴，我终于读懂了那份深沉的父爱。此后余生，唯愿时光慢些，让我好好陪他走过人生的每一个春夏秋冬。



《龙舟竞》

洪静怡 摄

五月五是端午

姜媛媛

五月五，是端午
采一束清晨的艾草
挂上门楣的祝福
童年的记忆作伴
飘荡在老屋檐下，如初

那悠悠远去的岁月
任粽香穿过小巷
与彩绳缠绕
与花馍重叠
唤回母亲的叮咛，温暖如故